

Analysis of “anti-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world history theory

Bangjiao Peng

Wuhan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School of Marxism, Wuhan, Hubei, 43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world history theory,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its contradictions worldwide, the increasingly virtualized form of financial capital development, and the unbalanced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re the causes of “anti-globalization”. The labor-capital antagonism determines the capitalist essence of anti-globalization, and the class narrowness of the bourgeoisie shapes the populist essence of anti-globalization. The spatial transfer of capital appreciation is a measure for capitalist countries to shift the crisis of globalization.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anti-glob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and develop Marx’s concep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 enhance confidence in “Chinese socialism”, and provide Chinese wisdom with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s the core.

Keywords

Marx, world history, anti-globalization, Chinese socialism,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逆全球化”解析

彭帮姣

武汉轻工大学 /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世界性、日益虚拟化的金融资本发展形态、国际分工不均衡诸要素相互作用是“逆全球化”的成因; 劳动-资本对抗性决定了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实质, 资产阶级的阶级狭隘性形塑了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本质。资本增值的空间转移是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全球化危机的措施, 有效应对“逆全球化”, 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构想, 增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自信, 提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

马克思; 世界历史; 逆全球化; 中国社会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引言

在人类历史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 全球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全球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 其发展形式不是直线式上升而是螺旋式前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发达经济体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加之英国脱欧、国际难民问题、欧洲极右民粹主义抬头等, 这些都严重阻碍世界贸易自由化, 冲击世界多边贸易体制, 阻滞经济全球化进程, 造成“逆全球化”暗流涌动。我们应依据马克思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及传播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3Q005); 武汉轻工大学校级项目“数字化背景下优化高校智慧思政课建设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帮姣(1991-), 女, 中国湖北武汉人, 博士, 讲师, 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世界历史理论, 深入分析“逆全球化”的成因, 揭示逆全球化的实质与影响, 提供应对逆全球化的中国智慧。

2 马克思“生产-资本-分工”世界历史动力学说与“逆全球化”的成因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立足人类历史演化规律, 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是促进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首要动力, 资本增值逻辑蕴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 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逻辑相互作用, 加速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这种趋势是不可逆的。逆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种企图“逆”世界历史发展规律而行的现象。

2.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世界性, 使得逆全球化成为可能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本化与交往形式突破地域性向全球的扩展, 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在世界范围内相互起作用。各民族国家资本追逐利润的内在驱动力与其他民族资本生产的外在竞争力, 开

拓新的世界市场。一方面,生产资本化与交往方式矛盾的世界性,引起经济危机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国际问题。另一方面,欧美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补偿国内政府财政收入,尽可能减弱欧美内部进一步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劳动的“国际性”与“世界性”凸显。资本在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仍然被垄断资本家与集团控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单个民族国家的资本生产不仅受本国民族需要的影响,也受其他民族国家需要的影响,整个生产过程在于本国需要与其他民族国家需要相互协调。因此在整个世界市场中,唯一的办法即通过工业来开拓新的世界市场与剥削原有的旧市场劳动力。逆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民族地域国家生产方式发生的冲突,是世界历史下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在最初自由竞争阶段,经济全球化最初体现为商品的生产与价值的实现;在国家断裂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资本生产剥削的形式与手段更加隐秘,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表现突出;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价值洼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由一国转移至其他民族国家。为缓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以往自由贸易,甚至打着保护关税的口号阻碍其他民族国家的发展。

2.2 日益虚拟化的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矛盾是逆全球化的直接成因

资本直接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经历以往的商业资本、工业资本形态之后,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资本主要以金融资本形态呈现,虚拟资本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表现为资本全球化的信用体系扩大。第一,虚拟资本以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出现,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信用的体现,具体表现为银行账票、债券与股票等形式,其本质为一种信用关系。第二,金融资本虽凭借虚拟资本优势及信息化等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取巨大利益,但资本的虚拟化实际是资本在世界市场国际价值规律下的一种异化形式。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金融资本虽然以债券与银行等借贷资本为基础,但仍借助于实体产业的发展获得资本自身的升值。金融资本虽实现资本获利,但资本进入生产、流通等领域所需时间与金钱等问题。资本的虚拟化可以促使资本不进入生产、流通等领域直接实现‘G-G’的价值转换,形成一种以证券与银行信贷为基础的货币增值方式。虚拟资本取代创造更多价值的实体经济,极易造成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投机性、风险性与膨胀性。从根本上来说,美国虚拟化经济与泡沫经济违背了世界市场的国际价值规律。马克思指出在国际市场中国际商品的价格也应与该商品的价值相符,世界市场中自由贸易也应该以此为准展开。但是在资本虚拟化下,因受到价值增值的虚拟性与不确定性,国际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严重不符,后期被迫商品价格回归价值,出现商品的次贷危机。资本投机过程与资本流通过程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最不可

控的因素,虚拟资本造成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泡沫经济与投机接踵而至。由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等利润较低,资本家的趋利本性诱导其向金融虚拟资本大量转移,造成欧美国家内部经济增长疲软,国内产业结构失调。欧美国家为改善当前的“产业结构失调”以及“产业空心化”的经济膨胀等状况,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现存的资本获利方式,特别是虚拟资本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弊端,转向支持本国工业化及产业结构,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再工业化等逆全球化政策。欧美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再工业化政策”是逆世界历史潮流而行,是资本主义国家面对金融资本获利方式不利而采取的短暂性“收缩”政策,也是逆全球化的直接成因。

2.3 世界市场中,国际分工加深全球经济不平衡,助推逆全球化暗流

分工,一方面反映生产力发展的真实状态,分工在世界市场中打破各民族的隔阂,各民族联系加强,另一方面,欧美资本家通过市场分工,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剥削。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认为,目前本国国内经济呈现低靡之势除金融资本的虚拟化衍生的泡沫经济破灭影响之外,还受国际市场与国际分工层级化制约。例如欧美发达国家将廉价劳动力型、资源密集型等低端产业转向相对落后的发展中民族国家地区。这一进程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加快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扩张,加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产业向相对落后地区转移,造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相对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例如劳动力、资源等相关产业领域的依托。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凭借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制造业,并逐渐向中高端阶段发展,经济实力不断提高。这无疑触碰了欧美国家的利益,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便对中国制造业发难,强行增加对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税收额度。

3 马克思“资本-劳动之对抗性”世界历史矛盾学说与逆全球化的实质

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我们”,特指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控制和剥削劳动,所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劳动”是对抗性关系,这种对抗性关系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3.1 资本-劳动的对抗性凸显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实质

资本趋利本性,决定其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但在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根本上是对抗性的。首先,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自我限制。一方面,资本在追逐利润时既需要肯定劳动时间,又要最大程度否认必要劳动时间形成冲突。要解决冲突,方法有两

种：一种是扩大总生产，提高总产量，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资本跨民族地域限制，推进世界市场与全球化的形成。另一种是保持总生产量不变，提高单位时间内工人劳动生产效率，通过提高工人相对生产效率去实现生产总量提高。而“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巨大财富的劳动，以交往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奔溃。”^[2]可见，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资本增值逻辑决定了资本家一方面为牟取最大利益，提高科学技术与工人的熟练度以最大可能的降低单位劳动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但同时，资本积累过程中单位必要劳动时间又是资本家衡量资本财富的标准，提高技术降低单位时间内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缩减资本积累。其次，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自我否定。剩余价值是资本在流通领域的中介，一方面，对剩余价值的无限攫取是资本趋利本性表现，资本为获取利益最大化，必须在流通中打破生产规模与流通规模的各种限制，最大化占有增值空间，同时必须最大程度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两者相互作用促进资本生产。另一方面，资本在流通领域无限扩大化对资本增值是一种内在限制。在流通过程中实现价值不是单个资本因素决定，而是多个因素共同起作用。最后是资本在总的生产过程中的自我否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产品过剩，采取商品销毁与破坏等措施，面对资本过剩采取疯狂抛售股票等，而面对劳动过剩，进行转移他国等手段。世界历史下“逆全球化”的产生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种自我否定的全球化运动。

3.2 资产阶级的阶级狭隘性与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实质

资产阶级通过全球性的殖民扩张，促使其他落后国家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逼迫落后国家由孤立走向世界，客观上推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有局限性，不可能无限制推进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历史上表现为资产阶级阶级狭隘性，凸显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实质。

第一阶段以英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凸显利益分配不平衡问题。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根源于世界历史下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普遍发展，根据马克思世界历史“心脏”与“四肢”理论，英国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被称为“心脏”国家，而“四肢”是其他欧美国家。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带来利益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即“心脏”与“四肢”国家的矛盾，这些在全球化分配不公正体制下，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主要通过选举与公开投票的形式表达对英国主导的全球化不满。第二阶段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涌现民粹主义思潮。二战以后，西欧国家面对战后问题，联合起来共同解决战后社会发展经济等问题。资本在国际市场流动速度加大。资本生产与贸易一体化，许多跨国公司与垄断集团在这时期大量涌现。第三阶段以自动化、科技化与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21世纪全球化阶段，民粹主义思潮盛行。“民粹主义是西方统治精英的一种策略，一直以来，当制度困境

无法解决时，上层建筑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时，将内部矛盾向外部转移都是资本主义维持政治统治的基本策略”^[3]。民粹主义与逆全球化具有双向互构性，民粹主义的兴起加剧了逆全球化的发展，逆全球化的发展凸显了民粹主义实质。

4 “资本增值危机的空间转移”——世界历史空间批判意识与逆全球化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资本增值是资本主义进行生产、流通的物质基础。在前文已论述过，资本在流通领域两难境遇致使资本的空间增值也不是无限制的，资本增值达到一定限度必然走向自我否定，资本与劳动严重过剩，引发资本增值危机。欧美发达国家应对资本增值危机时，必然采取资本空间转移或者空间收缩政策来保障本国资本利益最大化，在这一点上，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资本增值危机时，提出“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4]。客观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空间转移与收缩战略，将工业生产转入本国内部，实现再工业化，提高贸易关税壁垒，回收国内金融资本等一系列策略，的确利于缓解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暂时转移资本危机。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并不能真正解决，实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输出。

在传统的资本生产达到瓶颈时，资本的空间化生产的确促使资本积累激增，但资本增长的极限也成为资本积累无法逾越的空间界限，且大量金融资本被少数资本家占有，致使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深，精英与平民之间矛盾加重，更易走向带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逆全球化道路。因此，我们必须认清资本增值空间转移的本质及其弊端，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进行辩证地空间批判。明确资本增值空间转移仍然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工具，不仅不会消除经济危机，相反会加剧发达国家内部草根与平民的利益冲突。哈维提出：“建构某种替代性城市世界以试图狄航资本主义城市化形式明显的非正义行为和排他行为”。^[5]即最大限度地优化全球空间资源，试图改变不合理的全球空间布局。换言之，新一轮全球化运动即将开始，不会是旧的霸权国家主导的一元全球化格局，而应该是发达国家与广大新兴发展中国家与市场共同参与的相对公正、合理多元全球化格局。

5 马克思东方社会“中国社会主义”构想与应对“逆全球化”的中国智慧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进程既是“资本-生产-交往-分工”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资本”对抗性矛盾日益深化的表现，最终必然趋势是走向共产主义。一方面，世界性的共产主义不可能地域性地存在于某些国家与民族，必须先由民族国家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历史地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不断扩张，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是模仿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根据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具体情况探索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问题构成马克思晚年世界历史关于东方社会的核心内容。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科学预见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现，甚至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了靓丽的名字——‘中华共和国’”^[6]。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立足世界历史进程，批判“旧中国”，构想“新中国”，科学预见“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当前的“逆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不平衡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产物，它虽然使全球化进程遭遇诸多挫折，但无法阻止全球化的步伐。面对逆全球化及其挑战，我们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增强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凸显“中国社会主义”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的责任担当，更体现了应对“逆全球化”的“中国社会主义”智慧。习近平指出，在当今时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

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不仅是统筹中国及其周边经济体共同发展的构想，更是积极应对“逆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7页
- [3] 房宁、涂锋.当前西方民粹主义辨析：兴起、影响与实质[J].探索，2018(6):66-71.
- [4] [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第94页
- [5] [英]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77页
- [6] 中共中央研究室.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26页
- [7]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页